



池志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几十年来，他在这一领域中不断探索、成就卓著，为我国药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全国药学工作者和科学界的衷心爱戴和敬重。今年欣逢池先生八秩寿诞，全所同志谨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池志强先生于1924年出生于浙东黄岩一个具有科技和文化气氛的家庭。父亲池云是从事测绘工作的技术人员，母亲是有文化的新式妇女。家庭循循善诱的文化氛围和家乡清新秀丽的山川景物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喜爱读书、自觉学习的习惯和平易近人、胸怀宽广的性格，对他以后的人生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池先生的青少年求学时代，是在艰难困苦中渡过的。当时日寇侵略的铁蹄已经践踏到他的家乡，黄岩县城屡遭敌机轰炸，家境十分艰难。艰苦的生活更激发了他的爱国赤忱，磨炼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作风。在黄岩县初中毕业后，他考入省立台州中学。当时学校由海门避难迁至仙居深山广度寺，校中有许多由沪杭一带撤退而来的名师，使他在高中阶段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

1943年，池先生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化学系，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勤奋钻研化学。1946年，他随学校迁回杭州，并由化学系转入药学系。该系是由孙宗彭教授于1944年创建的，教师阵容强大，教学要求严格。这一时期的学习和训练为池先生后来在药学研究领域大放异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他以首届毕业生中名列第一的成绩从浙大药学系毕业。

由于成绩优异，池先生大学毕业后被学校留聘为张其楷教授的药化助教。一年多以后，他又被调到浙江省文化局负责科普和省科协工作。1953年中央决定科技人员“归队”，池先生便于当年7月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报到，参加丁光生先生主持的药理室工作。从那时起，池先生就一直在上海药物所从事药理研究，至今已逾半个世纪。

池先生进入上海药物所之初，所内正在大力开展血吸虫病防治药物的研究工作。当时研究和应用的一些血防药物虽有一定疗效，但对人体毒性较大。池先生和其他同志一起，在丁光生先生主持下积极投入了血防新药筛选和解毒药物的研究。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中，池先生被选派去苏联留学，成为苏联著名的药理学家、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卡拉西克院士的研究生。留学期间，池先生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深入研究苏联发明的解毒药Unitiol和上海药物所发明的解毒药二巯基丁二酸钠对血防药物的解毒作用，并对吐酒石的毒性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的阐述。这些研究结果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发表在苏联药理学及毒理学杂志及有关专著上。池先生以短短3年时间，完成了研究论文，于1959年10月获得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

从苏联回国后，池先生长期在药理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根据国家的需要，多次改变自己

的研究方向。

从60年代到70年代，池先生和有关同志一起，投入了电离辐射损伤的化学防护研究，为此组建了第五研究室。他们采用从小鼠到犬猴等各种模型，先后合成、筛选了上千种化合物，从中发现了一批确证在大动物模型上对辐射损伤有良好防治效果的化合物；并自行设计仪器，对防辐射药物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于1978年顺利结束，圆满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他在多项国防任研究项目中的杰出贡献获得了国家的嘉奖，先后荣获国防科工委重大成果二等奖和从事国防科技事业25年荣誉证书。

在开展抗电离辐射药物研究的同时，从60年代开始，池先生领导实验室开创了强效镇痛药研究的新方向，取得了一系列引起国内外同行瞩目的重要成果。他们在创新设计思想指导下，先后合成了三甲基芬太尼和羟甲芬太尼，大大提高了镇痛效价。特别是后者，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选择性最高、亲和力最强的 μ 阿片受体激动剂。该项成果在国际上报告后，受到高度评价。该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池先生本人于1986年当选为该领域唯一的国际权威性学术机构国际麻醉剂研究会的执委会委员，成为在该组织中担任执委的第一位中国人。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池先生领导实验室同志在该领域中继续深入探索，进一步开展了羟甲芬太尼手性化学和阿片类镇痛剂成瘾性的研究。在他的组织和指导下，朱友成、王智贤、金文桥等同志先后完成了羟甲芬太尼全部8个手性异构体的合成和药理特性的研究，发现其中2个化合物是当今国际上阿片 μ 受体激动剂中选择性最高的化合物，并且这8个立体异构体在产生机体依赖和精神依赖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新的发现对于深入研究阿片类成瘾机理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们还通过SCN基团的引入，使该类化合物由 μ 受体特异性配基转变为 δ 受体的特异性配基；并发现了一类镇痛作用比吗啡长3倍的长效镇痛剂。与此同时，为了深入阐明阿片受体的结构与功能，池先生还指导研究生和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成功地纯化了 μ 阿片受体；并采用昆虫细胞开展了 μ 阿片受体的克隆表达和纯化工作。他们还与所内从事计算机模拟研究的同志合作，在国际上首先发表了计算机模建的 μ 阿片受体三维结构的模型。这些研究工作，都得到国际同行的验证。

五十多年来，池先生在药理学的多个领域勤奋开拓，不倦探索，硕果累累。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我国药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池先生不愧是我国药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我国药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池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早年就投身革命激流的战士。早在青少年时期，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就在心里燃起了反抗的火种。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站在“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第一线。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他经谷超豪同志介绍光荣加入了地下党组织，负责浙大应变委员会安全部工作，与反动派的垂死挣扎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终于驱散乌云，迎了解放区明朗的天。解放后，他满腔热情积极参加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1953年回到科技战线后，他又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党、政职务，其中包括列宁格勒市中国留学生党总支书记、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副所长、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市政协常委和科技委主任、政协之友社理事和科技组组长、欧美同学会名誉理事

等。池先生 50 多年的经历，可以说是革命和科学紧密结合的不凡历程。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科学，池先生都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心血和精力奉献给了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崇高事业。

池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几十年来，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科技英才，至今学生已广布海内外。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王峰，由于成功地完成 μ 阿片受体的纯化工作而直接获得博士学位。近年来，池先生年事渐高，仍然积极参加所学位委员会的工作，为培养人才不辞辛劳，殚精竭虑，深受所青年同志的爱戴和敬仰。

我有幸认识池先生，是在 1978 年我考上药物所研究生的时候，至今不觉已有 26 年了。但当时因在不同的研究室工作，与池先生的接触并不多。直到 1988 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所，接触才逐渐多起来。在此期间，有机会经常聆听池先生的教诲，给我的印象和教益是终生难忘的。池先生几十年从事药理学研究，但他的学术视野从不囿于自己的专业。他积极推进化学与药理学的交叉与结合，他领导的五室就是一个化学与药理密切结合的研究室，这种体制在研究工作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成为药物所历史上一个成功的特例。进入新世纪后，他根据生命科学发展的趋势，结合药物研究的实际，积极倡导蛋白质组的研究，为在我所建立和应用该项技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显示了一位老科学家站在科学发展前沿，不断与时俱进的精神。池先生非常关心药物所人才队伍的建设，为吸引和引进人才孜孜不倦的作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他热心培养和大胆起用青年人才接替自己的课题组长工作，既热心扶持，又放手工作。他一贯待人亲切随和，生活节俭朴素。他拥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却从不以“老革命”的面目示人；他曾身任多种重要职务，却从不以“老领导”自居，五室和全所同志都把他当做自己的良师益友。他一贯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记得 1997 年，全所研究员会议投票推选两院院士候选人，池先生获得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双重提名。我作为所长征求他个人意见，他淡然处之，表示一切听由组织决定，个人一无所想，一无所求，表现了一位老科学家的宽广胸怀，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他光荣地当选为工程院院士。1996 年组织委派我担任所长以来，池先生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支持。他非常关心所里的工作，经常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我所申请国家重大项目最早是从争取“攀登计划”项目开始的，此事的起源就是来自池先生在北京参加了一次会议后回来向所里提出的建议。想到一件件这样的事例，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值此庆贺池先生八秩华诞之际，我们从池先生历年发表的论著中选择了部分论文，并请他的一部分同事、国内外友人和学生撰写文章，汇编成这本文集，以这种朴素的方式来表示全所同志衷心的庆贺之忱。池先生虽然年事渐高，仍然关心着国家和研究所的发展，对生活充满了乐观豁达的精神。现在，池先生开始了他八十初度的第一春，我们衷心敬祝池先生永远年轻，更加健康长寿，指导青年一代为发展我国药学事业努力奋斗，做出更大的贡献。

陳凱先